

# 「阿嫲的情書」，他代寫了一輩子

## 姜明典一人一桌一筆 五十九載見證千萬番客孀無聲的思念



●海外國家的英文地址，姜明典寫過無數遍，連起家庭生活和無數的牽掛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

●姜明典多年來靠這樣簡陋的攤子，替無數番客孀寫了十餘萬封家書，勾連起家庭生活和無數的牽掛。  
香港文匯報石獅傳真



### 代書僑信



掃碼睇片



### 姜明典個人小檔案

籍貫：福建泉州石獅  
出生年份：1949年  
職業：僑信代書人  
從業年限：59年（1967年至今）  
代寫信量：共約十餘萬封  
收信國家：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美國、加拿大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 
特長：精通英語講寫，熟悉閩南僑鄉地名，客籍辦理赴港手續，能翻譯海外證件，協助番南話外譯，能翻譯海外證件，協助番客籍辦理赴港手續，每日上午9點至傍晚6點在石獅市人民路聯誼商廈停車場入口處代書僑信，風雨無阻

●至今仍有極少數人來找姜明典代寫僑信。  
香港文匯報石獅傳真



今年5月17日，姜明典平生第一次走出泉州，應邀參加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北京路演。銀幕上，他看着那些等待代書先生「狄功」寫信的畫面，沒想到自己寫了一輩子家書的故事，終於被搬上了銀幕。「影片太接地气，讓我想起很多我以前下鄉給「番客孀」寫信的畫面，番客孀的模樣跟電影裏的老年淑柔一模一樣。」更讓他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是，無數與淑柔類似的悲歡離合在他腦海中翻湧。

### 尺牘寸紙 承載半生守望

閩南、潮汕把下南洋謀生的男子稱作番客，留守故土、獨撐家門的妻子，便是番客孀。這些日子，電影裏淑柔的形象一遍遍浮現在姜明典腦海，與現實中他代寫書信的無數番客孀面孔交織在一起。她們和淑柔一樣，等了一輩子也沒等回木生。姜明典知道，現實裏的番客孀，命比電影裏的淑柔更苦。

不少番客孀新婚三五天，丈夫便坐船遠赴南洋。一離別，便是一輩子遙遙無期的等候。更前一輩番客孀裹著小腳，守著老屋，侍奉公婆、撫育兒女，一輩子困在鄉土裏。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，這是老話。」姜明典說，番客孀的心思就是，既然嫁了夫，就要幫你照顧好這個家。他記得很清楚，晉江某個村落，100多的人口中，抱養的男孩有18個。「都是番客孀抱養的，為的是替遠在南洋的丈夫守住唐山祖業、延續血脈。」

番客孀大多目不識丁，滿腹酸楚說不出口，只能一遍遍念叨：家裏安好，盼夫早歸。心裏話，全靠姜明典寫在紙上。有位常年找他寫信的番客孀亦是如此，姜明典有次便在信的末尾多寫了一句：「坐令紅粉青山，轉眼老去，春花秋月等閒度。」他念給她聽，她紅著眼說不出話，半晌才顫抖地說：「阿典，你替我把心

中的話說出來了。」  
一生代書，姜明典記下無數離合悲歡。有位番客孀1940年結婚，結婚沒幾天丈夫便赴菲律賓謀生。1942年日寇佔領菲律賓，同鄉來信傳丈夫罹難噩耗，她哭天搶地。5年後，在娘家勸說下，她改嫁鄰村施姓農民。1970年，死裏逃生的番客突然返鄉尋妻，眼見前妻已有安穩家庭，含淚留下3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此後年年春節寄來百元補貼。數十載裏，都是姜明典執筆回信致謝。  
無數的唏噓和感慨，藏在姜明典心中。

### 古人辭遠 執筆不負流年

「我和『狄功』不一樣。」姜明典如此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強調，電影裏「狄功」是在銀信局裏給番客代寫僑信，而他的客戶大部分是番客孀，「我是替坐我對面的番客孀，給海外的丈夫寫信。」

1967年，18歲的姜明典正式入行代書。早年跟著父親的腳步，騎著自行車按月巡迴晉江南部各村，風雨無阻下鄉寫信。「番客們都很疼我。」姜明典說。在他眼裏的疼，是他們會把海外的情況、當地的語言都告訴他，像菲律賓的馬尼拉有多少條街道，地名怎麼翻譯，他馬上學，且過目不忘。

南洋的地名，很多華僑用閩南語發音寫成外文；姓氏，如蔡、洪、林等，老一輩華僑也直接用閩南語外譯，科班出身的翻譯反而寫不來。他說，有位老華僑，英文名寫作「Chua Yit」（閩南語發音外譯），我脫口念出「蔡乙」，老華僑的兒子立馬心中有數。「他們很信服我，其實我只是對南洋更熟悉而已。」

最近的一次代番客孀寫僑信，是在2025年，寫給美國的兩個小孫女。番客孀的兒子清華大

學畢業後赴美工作，不幸發生海難去世。兩個小孫女，大的16歲，小的12歲。信寫好後，番客孀打印了出來，手機拍照發給了孫女。

59年來，姜明典靠著這樣的一桿筆養家糊口，代寫了十餘萬封僑信，心裏也裝著太多番客孀的命運。隨著《給阿嫲的情書》熱映，姜明典最近時常做夢。夢裏的他，依然如年少時挎著包，騎著自行車，走村串巷，但去東村找不到這個番客孀，去西村找不到另一個，「她們都走了，去了香港、去了呂宋、去了爪哇，最後都去了最遙遠的地方……」

聊天中，姜明典的眼睛透過拿著信紙的指縫望向馬路對面，曾經老街上30多個代書僑信的攤點，如今只剩他一個，「這麼多年，我都不敢出門，怕番客孀們來了找不到我。」

●姜明典至今替人寫僑信仍講究豎排繁體、從右至左，文言為主、白話為輔，千言萬語凝於一紙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



## 一生未出國門 筆墨助行千里

姜明典一生未曾踏出國門，但他筆下的十餘萬封僑信，卻如候鳥般穿梭往來，飛越重洋和千山萬水，抵達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。

一封封僑批的收信地址，姜明典閉著眼都能寫出來。從菲律賓的馬尼拉到呂宋島，從馬來西亞的檳城到檳城，還有緬甸、泰國、新加坡，遠至美國、加拿大、德國、葡萄牙，甚至中美洲的洪都拉斯。

一封僑批附帶著三五元或成百上千元的銀信，既是維繫華僑家庭的情感紐帶，也是支撐鄉間僑眷溫飽的經濟命脈。姜明典記得，石獅蚶江鎮有個叫「烏甲」（音）的番客孀，每次家鄉有親戚要娶媳婦、建房子，烏甲就讓他代寫信去呂宋，那邊兒子媳婦馬上寄錢回來資助。逢年過節，他們也寄錢回來，每家每戶親戚都分到。

另有南安水頭鎮的一戶人家，父親去世，母親精神錯亂，兩個孩子一個十來歲，一個二十歲出頭。父親教

書的同事後來去了印尼，1970年代起逢年過節都寄200元來接濟。「像這種情況，閩南華僑太多了。」姜明典說，「這是一頭牛也載不動的情誼，一座山也壓不垮的承諾。我不過是一個擺渡人，把跨海越洋的牽掛從這頭送到那頭。」

今年5月27日，一位馬來西亞華人蔡衍彪的女兒偶然路過他的攤位。閒談中，姜明典用英文寫出了蔡衍彪的名字和在馬來西亞的家地址，她當場就激動流淚。第二天她特意來告知，她的叔叔說，五十多年前，即是姜明典代她的奶奶寫家書給爸爸。

### 惜字如金書不盡言

閩南僑批承傳統尺牘禮法，講究豎排繁體，從右至左，文言為主、白話為輔，千言萬語凝於一紙，謂之書不盡言。這四個字，既是書寫規矩，也是一紙僑信的魂：寫給長輩，用詞一定要恭恭敬敬，如伯父母尊前、

舅父母大人膝下，用詞恭謹，失敬便是失禮；番客孀致海外夫君，落款自稱「妾某某」，自身病痛寫「賤軀抱恙」；丈夫回信稱呼妻子為賢卿、賢內、妝次、山荊，雅致含蓄；平輩相交，無論長幼，統稱仁兄。這套禮法，姜明典落筆恪守半個多世紀。

受《秋水軒尺牘》等的熏陶，姜明典代寫信從不直白索要僑匯。家中建房、老小拮据，必先敘思念、報家事平安，再委婉提生活難處。「老一輩華僑多讀過私塾，偏愛文言家書，文字共情更深。」

短短一頁信箋，裝著一整個家庭的柴米與牽掛。姜明典說，早年車馬慢，遠洋書信動輒數月往返，一紙僑批勝過萬金；如今手機隨時跨洋，卻再難復刻當年見字如面、翹首盼信的厚重溫情。

## 青絲成白髮 番客孀的香港團圓路

特稿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成婚的番客孀，大半因在跨國分居的宿命裏。1946年-1949年，大批南洋青年短暫回鄉娶妻，婚後旋即返程。受時局、交通、出入境政策限制，此後三十年音訊斷斷，夫妻咫尺天涯。1960年代前，想要赴港團聚只能冒險偷渡，海難頻發，風險極高，多數婦人只能守家苦熬。她們白天下地務農掙口糧，夜裏刨木屑生火煮地瓜，再苦再難，仍堅守「從一而終」，靜待丈夫歸期。

1977年起，僑眷赴港團聚政策逐步放開，1978年正式落地，成為一代番客孀的命運轉折點。國家體恤數十年骨肉分離的僑眷，開放以香港為中轉的出境通道，這是彼時官方唯一批准的出境路徑：獲批者可攜一子一女先行赴港，想要從香港轉赴第三國尋夫，需家屬自行在海外辦理手續、自籌費用。

眼見機會來臨，姜明典主動勸導眾多番客孀：機會難得，務必主動申請團聚。靠著自學成才的英文功底，以及熟稔南洋情況，他開始為番客孀們翻譯外文文書、填表申請去香港。據他回憶，僅晉江、石獅一帶，上萬名番客孀經他整理材料、翻譯證件，順利拿到赴港批文。

當年不足20歲的新娘，再見丈夫已是年近半百，青絲熬成白髮。一部分人在香港和闊別三十年的丈夫團圓；一部分以香港為跳板，遠赴東南亞落地定居；還有部分因故錯過團圓，從此在香港務工謀生。但真正能夠最終與丈夫再次相見的，不足三成。

如今，當年奔走赴港的番客孀大多年過九旬，或安住香港，或葉落歸根返鄉養老，一段橫跨半生的分離歲月，終在國門開放後畫上句點。

●姜明典與仍健在的番客孀拉家常。  
香港文匯報石獅傳真

